

# 这些用心之作 AI 无法替代

## 50后、60后、70后画家联手绘制《千里江山图》



8月17日上午,根据孙甘露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千里江山图》改编的同名长篇连环画在上海书展上首发。连环画分为《风起云涌》《千里追踪》《决战浦江》三册,由“50后”的桑麟康、“60后”的满振江、“70后”的倪春培三代画家联合绘制,以细腻写实的画风描绘出革命烈士的风骨与坚定的信仰。画面中,街头的每一幅广告都能找到出处,角色的每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可能暗藏线索……这些用情用心创作的画面也是AI无法完成的。



▲ (从左至右)倪春培、桑麟康、满振江

### 三个时期 三种陈千里

对于描绘革命题材的连环画,三位画家都可谓身经百“战”。桑麟康画过《上海:开天辟地》《党费》《国歌》等作品;来自哈尔滨的满振江画过《赵一曼》;倪春培画过《淞沪抗战一·二八》《播火记》《烽烟图》等。这次联手绘制《千里江山图》也是一场硬仗,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,将24万字的原著小说改成连环画,时间紧、任务重。

原著小说《千里江山图》以设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1933年的战略大转移为背景,讲述地下党员陈千里临危受命,带领临时行动小组,完成中共中央布置的“千里江山图”绝密任务的故事。去年10月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上海市作家协会决定充分利用自身专业优势,强强联手打造这部连环画。

把小说改编成连环画,首先要将脚本做扎实。出版社的编辑们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,根据小说主线,按照时间的脉络,搭建起了这部连环画的框架。接下来,就是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。故事里的人物众多,要让读者一眼就记住,他们穿什么衣服,留什么发型……都需要反复推敲。比如主角陈千里,在这本连环画中,三个时期就有三种不同的造型,而每个造型背后都是五六种方案的备选。孙甘露也参与讨论,他觉得应该让革命先烈年轻一点、帅气一点,更容易被现代的读者接受。

三位画家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,如同拍电影一样,绘成了这部《千里江山图》。桑麟康是地道的上海人,他一直追随贺友直的画风,擅用白描;上海画家倪春培擅长人物表情的刻画,在一颦一笑之间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现给读者;哈尔滨的画家满振江则通过擅长的“叙事镜头”将整体串联起来。再加上编



辑运用“蒙太奇”切换,让读者一翻开,便爱不释手。

### 两幅长卷 展现大上海

翻开这部连环画,其中有两幅长卷值得细细欣赏。一幅在开篇处,画面里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外滩,读者可以看到当年的和平女神像,还可以看到当年正在建造中的中国银行的手脚架……另一幅在故事的结尾,一边是革命烈士的群像,一边是今天繁华的陆家嘴,让读者感受到正是革命先烈的付出,换



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。

此外,整部连环画中很多细节也都是经过三位画家考证的。比如当年有没有可口可乐广告,那时的公交车是什么样的,他们都找来老照片一一比对。其中有一幅广告,“正广和”三个字是从左到右的,貌似与当年的从右向左的书写习惯不同,画家和编辑经过研究和考证,发现那时候的广告这两种书写方式都是存在的。

为了让故事情节环环相扣,三位画家动笔前各自在家都把小说翻“烂”了。开碰头会时,编辑看着桑麟康手里的小说,上面贴满了标签,写满了备注。桑麟康说:“故事前后都有关联,我们不能只读自己要画的那部分,必须要把整本书读透。”的确,三册书里的很多画面细节都是相互关联的。比如第一册的一幅画面里,潜伏特务易君年嘴里叼着一根烟,而在后面的故事中,正是凭借易君年吸的香烟品牌,陈千里发现了特务的蛛丝马迹。

### 一部作品 尝试新模式

“这部连环画是一本可以暂停,可以倒带的电影。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邱孟瑜说。

创作这部连环画,也让三位画家收获很多。面对如今AI科技的“兵临城下”,桑麟康觉得连环画的生命力还是在于创意,“AI可以模仿我们的画风,但我们画面中的那些细节、情节的铺垫……都是AI无法取代的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是带着感情去创作的。”满振江说:“以前对上海的红色文化还只是知道一大会议址这些经典地标,通过这次创作上海的革命故事,也让我对这座城市肃然起敬。”倪春培则表示自己从小就喜欢革命题材的连环画,这次创作过足了谍战瘾,“每天只要低下头创作,就不管几点结束了,经常是白天坐下来,一抬头已经午夜了。”

上海是中国现代连环画的发源地,也一直是中国现代连环画出版的重镇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《红日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作品中的场景和人物造型都为后来的影视创作提供了借鉴。

“接下来,我们还希望以这部连环画为契机,未来与各方合作,开创新模式,比如可以打造可视化的场景,借助AR技术,让读者沉浸式地走进这部连环画中来。”邱孟瑜说。

本报记者 吴翔

## 读书是一种滋养

### ——访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



“上海的读者既热情又得体,素质高,爱看书又懂书。上海书展是最好的书展!”昨天,作家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刚刚结束在日本的学术活动,匆忙赶来,同本报记者谈起上海书展,“直球”表达自己的赞赏与青睐。

祝勇是上海书展的老朋友,“有一次,我在书展看到严峰正为读者签名,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,有读者客气地问:你是祝勇老师吧?我吃了一惊,我戴着口罩竟然还被认出来了!上海的读者真厉害,读了书,还了解书的作者。”祝勇是纪录片导演、作家、学者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。身份多元,倾注精力和心血最多的,当然是故宫。他书写故宫的文字总是有着独特的体悟。《故宫六百年》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……多年来他出版了二十余部有关故宫之作,一如他的一本书名——《在故宫写世界》。

看文物,是滋养。祝勇认为故宫热是好

事,但不能拿宫斗剧对照历史。有人带着宫斗剧的情节到故宫“打卡”,问某某妃住在哪个宫,乾隆有多少个媳妇。“这是猎奇,不是文化。大众可能不了解,所以需要我们做研究的人写书,让大家知道什么能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”

目前,祝勇每天白天写作两三个小时,脑子里同时有几个作品构思,哪个成熟了就写哪个。长篇小说《太和殿》第一、二部已完稿,在付印之前被他召回,继续打磨,将于秋季出版。第三部已在创作中。

祝勇说,在网络发达、短视频时代,尤其需要写作,需要书籍,书籍是最可靠的。他还关注到文化断代的迹象,感慨道:“有些年轻人不看书,非常可惜。那些学养深厚、有风骨的宝藏前辈,他们不知道……所以,需要阅读,读好书。我认为上海书展品质高,还因为它不唯流量,好书多,是为真正的读书人办的展。”

今天下午,祝勇在展览中心中央活动区举办新作分享会。他的新书分别出自三家出版社:辽海出版社带来《祝勇著述集》《祝勇文学笔记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《故宫文物南迁》,三联书店带来《故宫建筑之美》,结果读者便有了“三合一”福利,这是祝勇遇到的第一次,也是上海书展鲜见的。

祝勇此次接受晚报采访也是作者与编者的见面。他高兴地说:“我是新民晚报的老读者,副刊‘夜光杯’名家作品多,对我影响大。去年底故宫博物院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了《国宝的长征》展览,我在展览开幕式上的发言《故宫前辈的两个“极端”》在今年1月夜光杯上发表了,特别高兴。因为故宫文物南迁曾途经上海,在上海驻留过,我的相



祝勇

关文章在时间长河中留下小小的痕迹。”他还表示:“新民晚报9月将迎来95周年,明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,这两个百年老字号在历史上发生过很近的渊源。希望以后在新民晚报发表更多的作品,继续介绍故宫,表达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热爱。”

本报记者 郭影

扫码看视频

